

当代中国戏剧家丛书

姚欣戏剧评论

影视剧本选集

下册

姚欣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当代中国戏剧家丛书

姚欣戏剧评论

影视剧本选集

下册

姚欣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目 录

(下 册)

一往情深	285
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：纯真的信念 火热的追求

——剧本《一往情深》创作意图琐忆	35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茫茫云路	361
------------	-----

苍 生	437
-----------	-----

后 记	744
-----------	-----

1. 礼堂内外

雄浑的歌声：

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，

起来，全世界受苦的人，

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。

要为真理而斗争。

.....

在悬挂“市直机关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”横标的主席台上，大会主持者挥动着有力的双臂，指挥着数十名新党员和济济一堂的各机关党员代表、党的积极分子们，高唱着《国际歌》。

礼堂外，长着法国梧桐树的林荫道上，匆匆走来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，她叫杨芳菲，是工艺美术公司生产科的干部。礼堂飘出的歌声，使芳菲加快了步伐——她一溜小跑跑到礼堂前，跑上十多级台阶。她站在礼堂门口喘息了片刻，定了定神后向里走去。

芳菲蹑着脚走进礼堂，离门不远的后排，一个女同志指着身旁一个空位向芳菲点了点头，芳菲把手提包放在空座上，端庄地站着，和人们一起唱着《国际歌》：

这是最后的斗争，

团结起来，

到明天，

英特纳雄耐尔，

就一定要实现！

.....

歌声撩动着芳菲心中的热血，她深情的目光，凝视主席台上那面缀着金色镰刀斧头图案的旗帜，那是一面崇高、圣洁的理想的旗帜！芳菲那长满鱼尾纹的眼窝，渐渐湿润了，她那幽深的目光，渐渐朦胧了……

芳菲看见红旗上飞驰着列车。列车驶出山峦、驶过江河，奔驰在无边的原野上。

芳菲看见红旗上滚动着战斗的硝烟、呼啸的炮火，和前仆后继、浴血奋战的人们！

血与火凝成的红旗，在天安门上空迎风招展，巍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高矗云天……

芳菲的思绪，被纷纷落座的人们引回到会场——坐在她身旁的女同志扯了扯她的衣角，她缓缓坐下。

芳菲下意识地侧过头，理了理鬓发。当从窗玻璃上看见自己鬓角初染的银丝时，感到一阵酸楚。

“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”

“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”芳菲随着领诵的姑娘那激越的音调，合着新党员们宣誓的节奏，默诵着自己少女时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心声，止不住两行晶莹的热泪夺眶而出。

芳菲任热泪流淌，她跟着人们一句句默诵。当她默诵到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党”时，顿感鼻子发酸，她怕哭出声来，便慌忙起身，用手绢捂住脸，急匆匆跑出会场。

芳菲从礼堂太平门里匆匆跑进休息厅，她身后跟来了礼堂的女服务员。

芳菲跌坐在椅子上，伤心地哭泣。

女服务员轻声问她，芳菲摇了摇头。

女服务员给芳菲倒了杯水放在她身旁茶几上，返身回会场。

芳菲继续抽泣，缓缓起身向外走去。

芳菲慢慢地在林荫道路上走着，走着。一支“共青团员之歌”在她耳边渐渐响起……

2. 南国某大城市的火车站（回忆）

热情奔放的歌声：

听吧，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，
穿好军装，拿起武器；
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，
万众一心，保卫国家！

……

一列待发的军列，停在喧腾的车站。列车上贴着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！”“扑灭美帝侵略战火，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！”的大标语。

站台上，站满了送别儿女的父母、送别同学的师生、送别战友的干部和军人。人们在一个个窗口和亲友交谈着、嘱咐着。

十六岁的高中学生杨芳菲，穿着肥大的军装，从窗口探着身子与母亲话别。母亲拉着芳菲的手，不断嘱咐，芳菲噙着热泪，点着头。

车厢里，一群刚穿上军装、戴着红花的年轻男女，在手风琴的伴奏下继续唱着《共青团员之歌》。

杨母听见发车的预备铃响了，她松开芳菲的手，退后一步，继续用

刚学会不久的革命词句，慈爱地嘱咐。

芳菲擦着眼泪，不住点头。

汽笛一声长鸣，列车缓缓启动了。车厢里的歌声，撩拨着人们的心弦：

我们再见了！亲爱的妈妈，

请你吻别你的儿女吧，

再见吧，妈妈！

别难过，莫悲伤，

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！

.....

当列车向遥远的北疆开动时，芳菲摘下胸前的大红花，向母亲频频挥动。在杨母眼眶里打转的泪水，终于失去了控制。

“阿芳！阿芳！……”杨母踉跄而惊慌地追逐着列车，悲伤地呼叫着。

列车渐渐远去。

3. 列车上（回忆）

车厢里，青年们欢快而深情地继续唱着：

再见了，亲爱的故乡，

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。

再见吧，妈妈，

别难过，莫悲伤，

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！

列车在原野上奔驰着，养育芳菲的故乡和她的妈妈已消逝在远方。芳菲把伸在窗外的头和趴在窗口的手收回车内，擦了擦脸上的泪

痕,从挎包里掏出一本书。

这是一本厚厚的书。书的封皮包着牛皮纸,上面一行娟秀的字写着书名: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芳菲翻开书读着。

4. 电车上

芳菲慢慢合上书,这是一本《妇女卫生手册》。

芳菲坐在电车上倚窗沉思,她的眼泡又红又肿,脸上留着泪痕。

电车在长着高高的白杨树的大街上行驶,它绕过一座街头花园,拐向另一条街,花园里的一座纪念碑向车后闪去。

电车售票员报着站名,芳菲站起身来。

5. 街上

芳菲从大街拐进小巷,向拥挤得几乎没有院落的一排排砖房走去。

6. 芳菲家

芳菲回到家里,疲惫地倒在自制的简易沙发上,她揉了揉太阳穴,闭着眼睛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后,从提包里掏出几大包中药,和那本《妇女卫生手册》,找出了针灸用的银针,她熟练地往自己头上扎着。

这是两间不太大,也不小的居室。室内家具不多,书籍不少。墙上挂着书画和芳菲身穿军装的半身照片,柜上的玻璃缸里,养着健身饮料红茶菌,一个作花瓶用的炮弹壳里,插着一束绢花。

芳菲往头上扎了五支银针后,靠在沙发上休息。

“妈妈,恭喜你!今天公司党委突然给了你这么大的荣誉!让你列席宣誓大会?”芳菲的女儿莹莹拿着一束鲜花进屋来,发现妈妈头上

扎着银针，吐了吐舌头，关切地问，“你又犯头疼了？”

芳菲看了莹莹一眼，没说话。

莹莹放下精巧的手提包，倒了一杯红茶菌摆在芳菲面前，愤愤不平地问：“妈妈，他们凭什么不叫你入党？她们尝过美国炸弹制造的脑震荡的滋味吗？”

“怎么这样说话！什么‘他们她们’的？你把谁看成‘他们’？”芳菲严厉地制止女儿，“你只知道美国炸弹给妈妈制造了一个脑震荡，可你知道有多少战士献出了生命？”

芳菲训斥着女儿，她头上的五根银针不停地颤动。

莹莹偏着头，用惊愕和迷惘的目光打量着母亲，玩世不恭地说：“哎呀，妈妈，你真是我党的好干部！不过，都四十六七的人啦，才落了个‘列席’，没劲！……唉，等我当了党委书记，一定发展你为优秀老党员。”说着，她一手抓一包药，洒脱地一转身，唱着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像个舞蹈演员一样迈着舞步，一阵风似地旋出屋去。

“唉，真没治！”芳菲看着金光闪闪的炮弹壳，“应该把这些‘现代派’的年轻人，统统交给老团长指挥！”

7. 朝鲜前线炮团指挥所内外（回忆）

繁忙紧张的指挥所里，身材魁梧的团长，拿着望远镜，瞭望着沉浸在夜色中的山峦。报务员芳菲头戴耳机，坐在收发报机前聚精会神地抄报。她抄完一份电码，迅速交给身旁的机要员，又接着抄……

指挥所的另一隅，团政委和两个作战参谋，围着摆在炮弹箱上的作战地形图，研究着炮位转移情况。

团长放下望远镜，回到军用地图前看了看，又焦急地走到正在译电的机要员面前等待着。

“报告团长、政委，”机要员译完芳菲给他的电码后说：“一营二营已按计划转入新的阵地！”

团长用红铅笔在军用地图上作了符号。

“三营已按计划转入新的阵地！”机要员又说。

“好哇！”团长又在地图上作了符号，他扔下铅笔兴奋地说，“让我们的‘喀秋莎’也痛痛快快地清清嗓子，唱唱歌，叫板门店的那些爱吹口哨的龟孙子听听！”

团长向政委交换了眼神，断然地一挥手：“按预定目标，继续轰击！”

芳菲接过下达命令的电码，手指敏捷地落在发报键上，随着一阵“嗒嗒嗒”的发报声，一排排密集的炮火，像一群群火龙飞出山谷，愤怒地泻向敌人阵地。火龙此起彼落，划破夜空，把敌人的阵地变成一片火海，战场上发出震天撼地的轰鸣。

“太好了！我们的‘喀秋莎’唱得妙极了！”芳菲情不自禁地蹦了起来。

8. 指挥所（回忆）

炮火声化作歌声：

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，
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，
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，
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，

.....

芳菲轻轻哼着歌，拿着刚采的一束金达莱，欢快地从交通壕走进指挥部。她哼着歌往壁缝上插花。

老团长放下手中的战报，看了眼芳菲，拿出一个炮弹壳走到芳菲面前说：“小鬼，给你个花瓶。”

“太好啦！”芳菲接过炮弹壳放在工作台上，她哼着歌儿，把插在壁缝的一支金达莱拔下来，往弹壳中插。

老团长望着插花的芳菲说：“小鬼，我该给你请功啦！”

芳菲：“请功？”她感到突然地看着团长。

团长：“你发报没出过一丁点儿差错，就凭这一点，要给你记功！”

“可我还修不好机器。”芳菲被团长赞扬得不好意思。

“那就努力学嘛，”团长一只脚踏着炮弹箱，关切地问，“小鬼你为啥还不申请入党？”

“我不够条件。”芳菲胆怯地说。

“哪个条件不够？”

“我有小资感情。”

“噢，啥子小资感情。”

“刚到前线，我听见炮响害怕过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老团长问。

“不怕啦，可我想阿妈。”

“啥时候想？”

“不打炮的时候。”

“那算啥子小资产阶级感情啰！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，就是要保卫妈妈，保卫千千万万妈妈！”团长继续鼓励说，“共产党员也晓得想妈

妈，你要快写入党申请啰！”

“我年龄不够。”

“啥子话！刘胡兰牺牲的时候，只有十六岁……小鬼，你要当刘胡兰的妹子嘛！”

芳菲点了点头。

信号灯闪亮，芳菲迅速戴上耳机，伏在台上收报。团长拿起望远镜向外观察前线动静。

一阵沉闷的敌机声由远而近。

“油挑子来啦！”通讯员嚷道。

敌机掠过指挥所上空。“往里隐蔽！”团长看见美机投下的炸弹呼啸而来，他向通讯员大喊一声，便闪身扑向正聚精会神地抄收师部来电的芳菲身旁。他张开他的大衣，像母鸡保护雏鸡似地把报务员藏在他的“翅膀”下面。

一声巨响，指挥所掩体一角的石木塌了下来。

“团长！团长！”通讯员呼叫着扑向团长。

9. 坑道医院（回忆）

芳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她头上缠着绷带，身上盖着白单子。一位白衣战士守护在她身旁。

芳菲醒来了。她睁开眼睛看着这陌生的地方。

“小杨同志！小杨同志！”护理员高兴了，她长长地吁了口气，轻轻地唤着芳菲。

“我怎么到医院来了。”芳菲惶惑地问。

“你负了重伤，已经躺了五天了。”护理员问，“想喝水吗？”

“我们团长呢？”芳菲问。

“团长——牺牲了……”

芳菲眼里涌出了泪水。

10. 坑道医院（回忆）

一盏用炮弹壳改制的煤油灯，照着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休息的芳菲。

芳菲坐起身来，把油灯拨亮，把绿军毯叠成一方放在腿上，转身从枕边拿过挎包，从里面掏出笔和纸。她的手在挎包中触到了几年来与她形影不离的书，便连同信纸钢笔和书一起拿了出来。

芳菲在信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上“入党申请书”五个字后，停住了笔，她看着这本牛皮纸包着封面的书，思索如何下笔。

芳菲打开书，扉页上出现保尔·柯察金的名言。她轻轻地念道：“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，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……”

转画外音（接上）：“……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渡过的；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，——这样，在临死的时候，他就能说：‘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，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！’”

一种崇高圣洁的感情涌上芳菲心头，她端坐在病床上，就着炮弹壳改制的煤油灯的灯光，庄重而深情地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“亲爱的党——我的母亲……”

11. 团部内外（回忆）

芳菲出院归队了。她踏着宁静的、洒满阳光的林间草径走来。

芳菲回到一片草顶泥墙的营房。

在团部门口，芳菲喊了声：“报告。”

“呵呵，小杨同志，归队了？”正在洗衣服的通讯员见是芳菲，热情地招呼她进屋，边倒水边说，“你要再晚回来几天，咱们就见不着了。”

芳菲接过水说：“怎么啦？”

通讯员：“我要上军校。”

芳菲：“呵，祝贺你！”

通讯员：“……你是不是有个哥哥？”

芳菲一怔。

“有个哥哥……在台湾。”芳菲对通讯员说，“我们各走各的路！”

政委从外面进来，见芳菲坐在这里，他热情地问：“呵，小鬼，回来了，身体怎么样？恢复了吗？”

“恢复了，完全恢复了！这几个月听不见发报机响，可把我寂寞死了。”

“恢复了就好啦！”团政委感情地说，“这场战争，使我们失去了许多好同志！”

芳菲从挎包掏出入党申请书，怯生生地放在政委面前：“政委，我写了份入党申请……可能，还有好多缺点没认识到……”

芳菲那诚挚纯真的目光，期待着政委的批评指引。

政委拿过芳菲的申请看了看说：“好，回头我仔细看。”政委沉沉说，“小鬼，我们已经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。现在，组织上需要一批同志回国，转到地方上去，你也是其中一个……”

“要离开部队？”芳菲觉得很突然。

“是的，国家要转上建设嘛。”政委说。

“部队就不需要建设？”

“你还是个小姑娘，你应该继续上学。”

“我上军校。”

“这批上军校的，要男同志。”

芳菲惶惑地问“是不是……我有个哥哥？”

政委沉了沉说：“你是一个历史清白的女孩子，工作积极，上进心很强，是新中国的第一批青年团员，组织上是信任你的，我相信你会从全局来理解革命的利益。”

芳菲点点头：“好吧，我服从组织决定。”

“这份入党申请，我们负责给你转到地方党组织。”政委亲切地说，“小鬼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时候，都要严格要求自己，要经得起考验。党的大门对你敞开着！”

“请政委放心！”芳菲感激地说，“我决定接受党对我的一切考验！”

政委拿出一枚“朝鲜停战纪念章”来，感情地说：“留个纪念吧，杨芳菲同志，在这场战争中，有你流的鲜血，党和人民不会忘记的……不会！”

芳菲双手接过纪念章，端端正正地站在政委面前，庄严地举手敬了一个军礼，捧着纪念章跑出门去。

12. 营房间的山道上（回忆）

山道上，芳菲跑着，向另一排营房跑去。

“小鬼，小鬼！”

芳菲见政委喊着追了上来，便站住了。

政委拿着团长送给芳菲的炮弹壳，追到跟前说：“这个，你也带回去吧。”

13. 芳菲家里

芳菲抚摸着桌上那金光锃亮的炮弹壳，擦擦面颊上的泪珠。

莹莹换上一身时新、漂亮的衣服从里屋出来，手里托着一枚纪念章。她剥开裹着三层锡纸的纪念章问：“妈妈，这是纯金的吗？”

“为什么问这个？”芳菲离开桌旁走过去反问。

莹莹在胸前比画一下说：“我想打一条项链。”

“什么？你！……”

“啊，妈妈！”莹莹意识到自己的过失，忙着重新包上纪念章说，“对了，这是你的通灵宝玉，是吗？！”

“胡扯！”芳菲又生气了。

“我党我军的好干部！……”莹莹并不在意母亲的训斥，她靠在里外屋之间的门框上，望着墙上芳菲穿军装的照片，又是逐步升级的揶揄，又是同情、认真的感叹，“唉，妈妈，戴红领章、红帽徽的女军官，多帅！……你为啥不留在部队呢？”她看一眼母亲，走进里屋。

女儿的话触动了芳菲的神经，她的眼睛又模糊起来。

14. 大街上（回忆）

雨，哗哗地下个不停。

芳菲穿着军雨衣在大街上匆匆走着。

芳菲拾级而上，走进挂着“市复转军人办公室”牌子的大门。